

ZHONGYANYINGLIECONGSHU · 1990

张露萍的故事

袁光厚 著

重庆出版社



红岩英烈丛书



红岩英烈丛书

张露萍的故事

袁光厚 著

重庆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010号

责任编辑 刘曼若
封面设计 冯 华 郑象贤
插 图 谢学康

袁 光 厚 著
张 露 萍 的 故 事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 插页2 字数37千
1985年4月第一版 1992年5月第二版第四次印刷
印数: 124751—129750

ISBN 7-5366-1316-4/I·231(儿)

定价: 1.00元

代 序

群鸥逐浪，黄波粼粼。

浩瀚的长江在我面前展开一幅又一幅的英雄画卷。

午夜以后，当东方红和神女号徐徐驶入葛州坝的航闸，又稳稳地并肩浮升，然后进入坝内的宏大湖面时，我和乘客们都让那九天银河般的磅礴、瑰丽的夜景着迷了！

毛主席那“高峡出平湖”、“当惊世界殊”的诗句，也随之浮上脑海。这一宏伟的理想得以如此迅速地初步实现，不正说明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么：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，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能够创造任何人间奇迹的。

然而，当人们赞美创造这一奇迹的英雄时，我却想到了另外一种英雄。

他（她）们为了给当今英雄创造一个可以

大显身手的国家，不仅甘愿“提着自己的脑袋”出入在生死场上；而且为了特殊的需要，宁肯埋没着自己的真名实姓，去创造无愧于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伟业，但又打心眼里就没有去企求“流芳百世”，反倒要冒“遗臭万年”的“沉冤”的风险。

也可以认为，他们就像组成我面前江流中的一滴滴的水珠。水珠从冰峰雪岭暖化出来，沿着自己的道路汇入大江，而形成造福人类的巨大能源，一开始就“隐没”了自己。尽管它们时而溅起绚丽的浪花，时而发出咆哮的怒吼，但它们并非为的让人们看清它或它的存在。因为此时水珠早已溶为新的群体了。而事实上它和它又是存在的。否则，怎么会有我面前这样宏大的平湖瀑流呢？怎能出现我眼前如此宏伟的水电工程呢？

1983年11月20日，在长江之滨的湖北沙市，我完成了这次万里行程的最后一个线索的采访。踏上东方红45号客轮后，面对江涛，久久沉思。我为历时三月所采访的主人翁——一个埋名的女郎的事迹，而心潮激荡。当我见到高峡平湖的奇景时，我又忽然

想到：她多么象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长河中的一滴“水”啊！

我以为，这正是她最值得歌颂的价值。

那么，这滴“水”是如何汇入洪流而奔腾咆哮，显示她的一份能量的呢？她的这一过程对我们投入历史洪流又有什么启示呢？

请您循着她的足迹，去作自己的考察吧。

作 者

1983年12月

目 录

代序

蒋介石大骂戴老板.....	1
成都来了个怪女郎.....	3
私塾先生的女儿们.....	6
车耀先家里的常客.....	10
到延安去！.....	13
革命圣地延安的“干一场”.....	20
重庆曾家岩50号.....	25
军统特务的未婚妻.....	31
真空管带来的大祸.....	39
周公馆的深夜来客.....	42
面临危机的时刻.....	45
戴老板暴跳如雷.....	48
从白公馆到息烽.....	50
特务头子挨了她的耳光.....	55

她终于找到了党.....	64
小萝卜头的萍阿姨.....	69
她是一团火.....	74
桃花马上一贞雄.....	76
四十年的疑案得昭雪.....	85

蒋介石大骂戴老板

1940年春天的一个深夜，山城重庆连连遭到日寇大轰炸后不久，许多机关、学校不得不迁往郊区乡下，商店也大多关门停业，娱乐场所大多关闭，昔日灯红酒绿，歌舞升平的景象已了无踪迹；加以入夜以后实行灯火管制，到处是漆黑一片，静寂无声。堂堂的“国民政府陪都”，竟象一座死城！

“滴铃铃，滴铃铃……，”军统头子戴笠床头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。

戴笠睁开惺忪的睡眼，懒洋洋地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拿起话筒，“喂——”忽然，他眼睛一鼓，眉头紧皱，好一会，才回过神来，狼嚎般地下达命令：

“全部搜查！立刻！可疑的一律逮捕！”

出了大事，戴笠也不敢隐瞒，连忙报告

了蒋介石。蒋介石不听犹可，一听大怒：“娘希匹，我毙了你！你口口声声说军统组织严密，还打入了共产党，实际上是人家共产党钻进了军统组织，你还糊里糊涂不知道。这件事马上查清楚，否则……”

戴笠挨了骂，恼羞成怒，刚下达了逮捕电讯总台几个共党分子的命令，又立刻派人把电讯总台台长倪耐冰抓了起来。稽查处看守所所长毛烈糊里糊涂地替张蔚林送了一封信，戴笠不听任何申辩，就把他枪毙了。

几天后，在例行的“总理纪念周”大会上，这个靠流氓手段发家的特务头子大发雷霆，唾沫四溅地指着第四处处长魏大铭破口大骂：

“魏大铭，你在搞些什么！共产党混进了你四处，连总台都有了问题，你还不知道，你究竟是在装糊涂，还是真有那么糊涂？嗯？！”

西安事变后，蒋介石被迫与共产党联合抗日，暗中却勾结日本帝国主义、汪精卫汉奸政府积极反共。中统、军统就是他对付共产党的两大特务组织。四处是军统总部的电讯处，是这个特务首脑机关的核心，掌握了

蒋介石集团的大量机密。可是，几天前才发现一批共产党员竟钻进了电讯总台！这不仅是戴笠特务历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，而且，简直无法想象：究竟有多少见不得人的秘密落进了共产党的手里！

几天前在盛怒之下的戴笠抓了倪耐冰，枪毙了毛烈，这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今天还会做什么呢？魏大铭想到这里，不禁浑身颤栗，冷汗直冒。

总算魏大铭幸运。戴笠大骂一通之后，命令电讯处立即更换密码，停顿检查。接着又在军统内监视特务的督察室成立了“防奸股”，把内部所有的“嫌疑分子”都秘密监视了起来。

这就是震撼国民党军统总部的“共产党电台小组案件。”

那么，是谁把戴笠弄得如此狼狈呢？

成都来了个怪女郎

1939年秋天的一个午后，成都老南门外

通往朝阳学院的林荫道上，走来了一位漂亮姑娘。

她，年方十八、九岁，身穿一套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，头戴法兰西绒帽，腿上紧绷着肉色长统丝袜，脚登浅色半高跟皮鞋，左手挽着一件青丝绒夹大衣，右手拎着一个小巧的皮包，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。

充满封建秽气的成都，出现这么一位时髦的女郎，加上她又长得白皙、秀丽，自然吸引了许多路人。老头子见了她，禁不住摇头叹息；小伙子见了她，两只眼睛盯着转也不转；年轻姑娘见了她，忍不住看了一眼又一眼，又羡慕，又嫉妒。尽管人们向她投去不同的眼光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结论：这是个“惹不起”的小姐。

姑娘对各种反应都不屑一顾，只是大摇大摆地快步走向朝阳学院。

“梦萍！”姑娘见迎面走来一个边走边看书的女学生，欣喜地喊着扑了上去。

杨梦萍被叫声惊得抬起头来，盯着这个姑娘，倒退两步：“你？！……”

“嘿！笨蛋！连我也认不得了？！”姑娘嗔

怪地，要笑不笑地望着梦萍。

“哎呀，硕卿，是你呀！鬼东西！”

两人兴奋地拥抱着跳哇笑哇亲热了一阵。梦萍悄悄在姑娘耳朵边问：“你不是到延安去了吗？怎么打扮得这么洋里洋气的回来了？”硕卿命令式地说，“先不管这些！你去请三天假，我们玩它个痛快！”

姑娘名叫余硕卿，是川军师长余安民的姨妹（妻子的妹妹），杨梦萍的中学同学、好朋友。

此后几天，她们俩象点水的蜻蜓，时而飞到城内祠堂街生活书店看朋友，时而折回少城公园看熟人，时而又去华西坝照像，时而又去新繁县看车耀先的女儿车崇英，最后，还回崇庆县老家看望了母亲。

余硕卿这样匆匆奔忙了几天后，她的踪影又在成都消失了。

硕卿去了延安，在亲友中早已不是秘密，可是，正当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越来越严密的时候，为啥这副打扮回到成都？据她自己说是因为姐夫枪杀了亲生儿子，她回来安慰大姐的；然而，余安民枪杀儿子的事早已

过去，况且她回来的几天也很少呆在大姐身边。除了回到余家公馆的当夜，她同余安民狠狠吵了一架，并陪大姐住了一宿外，就再没见她跨过余家公馆的大门。

没过多久，种种流言出现了。一会这个说：“余硕卿是过不惯延安的艰苦生活，私自逃回四川的。”一会那个又讲：“她呀，经不起考验，背叛共产党了！”

流言象一个个晴空霹雳，把一些进步的亲友们惊懵了！他们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：她究竟是啥子人？为什么匆匆而来，又匆匆而去？

私塾先生的女儿们

三姐余硕芬手捧一张照片，呆坐在床边，泪水涟涟。

照片上的一段题辞勾起了她无限的思绪。

“朋友，目前我们正处在腐化、恶化的时代，决不能为了求生存而去奴颜婢膝出卖自

己的灵魂。要光明磊落做一个真正的人，永远为真理而斗争；不要为愚民政策的教育而麻痹，要有清醒的头脑，要为自由而献身！
芬：努力吧，未来在召唤，曙光已在前面，不要再愁徊；应当奋起猛追，来，我们携手前进！”

“来，我们携手前进！”说得多么好啊！余硕卿从延安到了成都同杨梦萍“玩”了几天的后，回到老家看望亲人时，见三姐思想沉闷，临走前，叫三姐取出照片题了这么一段充满豪情的话。难道墨迹未干，妹妹就背叛了自己，去做“为了求生存而奴颜婢膝出卖自己的灵魂”的人？难道是年纪轻轻的妹妹言不由衷、在亲姐姐面前唱高调？难道这些流言是敌人的有意中伤？或者是自己人撒的烟幕？……硕芬眼泪汪汪地沉思着。

从硕卿哇哇坠地，十多年里硕芬对她的每一步脚印都是熟悉的。她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，妹妹这席话是言不由衷的。

她们的父亲余泽安，是一个老实忠厚的私塾先生。除教书外，在崇庆县城还做点纸

笔墨砚的小生意。缠过脚的母亲曹氏在繁重家务劳动之余，每天还要绩麻纺线到深夜。尽管这样苦挣苦磨，要养活一家七口也很艰难。寒冬腊月，有钱人忙着杀年猪，推汤元，买鸡、杀鸭，备办年货，而余老先生为了挣一点过年节的家用，却不得不在那北风呼啸的席棚内，给人家赶写对联。小家英（硕卿儿时的名字）不断跺着冻僵的双脚，站在桌前替父亲磨墨牵纸。

“爸爸，不写了，我们也回家过年了。”家英忍不住喊起来。

“乖，听话，再给爸爸磨一盘墨，爸爸写完了，上街割起肉，就回家过年。”一颗泪珠涌到余老先生眼角，他连忙举起巴掌悄悄擦干。

写完对联，余家父女回家途中，他们看见酒楼上正在大摆筵席，他们看见有钱人家的孩子穿着新衣服在放鞭炮，他们也看见在街角屋檐下，有人插着草标卖儿卖女；有的拄着拐棍，端着破碗向大户人家乞讨一口残羹剩饭……为什么？家英睁大眼睛望着这陌生的世界。晚上，余老先生给她和姐姐们讲

了杜甫的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诗句。虽然，家英还不能完全理解诗的含义，但是，她开始朦朦胧胧地晓得世上富人和穷人是不同的。

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余泽安总想把女儿们教养成社会上有用的人。全家人省吃俭用，把三个女儿送到学校念书。姑娘们懂得父母的苦心，个个勤奋好学。大女儿余硕彦读完小学，就考进崇庆府师范学校了。

谁知，硕彦上学不久，眉县专员、四川地方军暂编一师师长余安民来到学校。他看到硕彦聪明漂亮，就硬把这个只有十五岁的少女夺去作了三姨太，并把她带到了成都公馆。

硕彦年纪轻轻就落入苦难的深渊，心想自己这一生完了，但一定要把两个妹妹培养成人。待两个妹妹稍稍懂事后，她向父母说明，便将硕芬和家英接到成都上学。

光阴似箭，转瞬间余硕芬也出落得亭亭玉立，窈窕多姿。一天夜里，余安民突然窜进硕芬的卧室，把她侮辱了。硕芬哭得死去活来。为了不再遭受这样的凌辱，她逃出了余家公馆。余安民反而骂硕芬忘恩负义，派